

人文中國學報

SINO-HUMANITAS

第一期



香港浸會大學

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

人文中國學報

葉園題

第一期

● 香港浸會大學 ●

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

封面題字：周策縱教授

書 名 人文中國學報 | 第一期
SINO—HUMANITAS
編 輯 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
出 版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九龍窩打老道 224 號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24, Waterloo Road, Hong Kong
發 行 中華書局 | 香港 | 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士瓜灣馬坑涌道 5B-5F 二樓
版 次 一九九五年四月初版
© 1995 香港浸會大學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人文中國學報》首版序

近年來由於政府撥款鼓勵，香港學術研究機會普遍增加，對研究論文發表於具有國際獨立評審制度的學報的要求，也相應提高。比較來說，以中文為主而具國際評審制度的學報，數目不多，《人文中國學報》正是因應這方面的需求而辦的，希望從中促進中國人文學科的研究，提高中文文稿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

基於以上的出版理由，《人文中國學報》的編輯委員會雖設於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惟委員會成員半數為香港其他院校學者，且設有一個國際顧問團，文稿刊登與否，由編輯委員會以匿名方式送有關學科的國際知名學者兩人審閱決定，務求《學報》的學術水平達國際標準。故此，我深信《人文中國學報》在香港、中國大陸、以及海外的中國學術研究羣體，將會佔一重要席位，為以中文寫作為主的人文學科的學者開闢一個國際學界認可的學術園地。

最後，我謹祝《人文中國學報》繁花錦簇，碩果累累。

香港浸會大學校長

游志偉

一九九四年九月廿九日

發刊辭

在《文心雕龍·原道篇》，劉勰說：「文之為德也大矣。」他接着指出道有道的文：「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萬物亦各有他們不同的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文不只是眼看得見的，耳聽到的亦可以郁郁有文：所謂「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鐘。」

人既是三才之一當然也有文了。彥和認為人之文以太極易象為其始，六經諸子繼其緒，「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輝事業，彪炳辭義。」依這個看法，人文便是人的感情，思維，理想，見諸文字，音樂，藝術，足以刺激他人的思想，啟發，提升後之來者的，所謂能「鼓天下之動者」。

用今日的標準衡量，中國很多方面似乎都落在西方國家之後。然而在人文方面，數千年努力累積的成果，是有它的絢麗和光輝的，容或和西方的人文有所不同，我們不敢自誇中國的人文精神為「曉生民之耳目」，但在今日以歐美文化為主流的世界，確是有鼓動天下反省的啟導和提昇的功用的。所以無論為了探討過去，或眺望將來，中國的人文都是值得注意的。

這三、四十年來，香港靠着位居中西交通的樞紐，是中國和外面世界交換物資和訊息的重要門戶這個地利；再加

上，二次大戰後，亞洲政治局勢不穩定，以致大量人材聚居香港的人和，迅速發展成為舉世矚目的國際金融貿易重鎮。然而在學術，尤其是中國人文學科的研究方面的發展，卻是瞠乎商業之後使人不禁要問：香港在經濟的進步上「鬱然有彩」，在這一片繁榮背後，「其無文歟」？

其實靠着同樣的地利及人和：能夠迅速接觸到全球各地的思想、文藝，沒有嚴苛的政府條例干預，眾多因為種種原因定居香港的學人，香港的學術界，特別在中國人文學科的研究方面，應該可以大放異彩，「鼓天下之動」的。缺乏的也許是多份幫助溝通，傳播這方面的消息和研究成果——以中文為主，介紹中國人文學科研究的學報。

有見及此，去年浸會同人開始計劃辦一份人文學報。校董孔憲紹博士知道這個計劃，非常熱心，慷慨捐贈港幣二十多萬元作為創辦經費。謝志偉校長答允，校方在經濟上繼續支持。於是中文系、宗哲系、歷史系、六位同人再邀得在其他院校任職的六位熱心學者，組成編輯委員會，決定於學校正名為大學的首年，出版一份每年兩期，內容包括論文、討論、書評，並設國際刊物慣常採用的匿名審稿制度的學報，定名為《人文中國學報》，更要感謝旅居美國的周策縱教授為學報題名。

我們採用這個刊名，表示學報的目的，不只在紹介中國人文學科——文學、哲學、歷史、藝術，更希望藉這份刊物，推動、發表、建立一個以人文精神為重的中國。

《人文中國學報》第一期，終於在乙亥年春節，也是浸會正名為大學以後的第一個新年出版了，在此編輯委員會謹向孔憲紹博士、謝志偉校長，致萬分感謝。並祝《人文中國學報》能夠鼓動天下對中國人文學科研究的重視和興趣，也同時為建設一個以人文精神為重的中國盡一分力。

目 錄

《易經》裏的針灸醫術紀錄考釋	周策縱	1
和合是中國人文精神的精髓	張立文	55
《詩經·召南·草蟲》釋義	左松超	117
三論穆弘	馬幼垣	125
「沿根討葉」與「望路爭驅」——從根與路的意思看劉勰論文學的傳統和發展		
杜甫府試下策試說	鄭健行	161
中國講唱源流小說的藝術特色	曾錦漳	173
王大之的婚姻倫理觀	葉敬德	209

書 評

胡曉明：《中國詩學之精神》	吳淑鈿	243
趙吉惠：《中國傳統文化導論》	黃嫣梨	249
詹冠羣：《黃乃裳傳》	李金強	257
黃開國：《經學辭典》	宗靜航	265
李陀 岳恒：《中國前衛藝術》	黃子平	275
吳俊：《魯迅評傳》	陳志明	283

ii 人文中國學報(第一期)

經君健：《清代社會的賤民等級》	黃毓棟	291
簡評五本中國哲學辭書	羅秉祥	297
Stephen Owen: <i>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i>		
.....	朱耀偉	313
Lily Xiao Hong Lee: <i>The Virtue of Yin, Studies on</i> <i>Chinese Women</i>	畢熙燕	325
稿約		337

《易經》裏的針灸醫術紀錄考釋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 周策縱

《易經》的卦爻辭有好些是古代歷史和社會、經濟生活的紀錄。王國維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裏已開了一條好的先路。顧頡剛、余永梁、李鏡池等在《古史辨》一九三一年的第三冊裏又陸續考定卦爻辭中記有殷商和周初的史事。我於一九六三年春天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講演，又指出從甲骨文和金文可證《易經》爻辭紀錄古代有忌逆產而棄嬰和徒涉採貝幣的習俗。^①三年以後在西德和香港各大學講演，又指出過「蠱」、「咸」、「恆」、「巽」諸卦爻辭可能與古代的巫醫有關。^②現在進一步討論分析「咸」、「艮」兩卦的卦名和卦爻辭所保存的針砭醫術史料。本文已立意多年，一九七九年四月底曾在台北淡江大學講演過大要。現在且先從釐清「咸」和「艮」這兩個字的古代意義說起。

（一）「咸」即針刺之「針」字

我在《古巫醫與「六詩」考：中國浪漫文學探源》一書裏，已指出過古書所載醫的創作者巫咸之名的「咸」字，其實就是古「鍼」（針）字。^③還根據金文和甲骨文，論定了殷商的「殷」字和

「醫」字本身都是從針砭的針而作。^①現在我要進一步指出：《易經》咸卦的「咸」，也應作「鍼」(針)字讀。這裏且把關於此字以前說過的一些理由，略加補充整理，條列於下：

第一，現在通行的「針」字，古時也寫作「鍼」、「箴」、或「箴」。《說文解字》：「箴，綴衣箴也。」又說：「鍼，所以縫也。」段玉裁注已指出：古箴、鍼通用，《風俗通》曰：「衛大夫箴莊子，今《左傳》作鍼莊子。」又說：「以竹為之，僅可聯綴衣；以金為之，乃可縫衣。」^②其實這只是用後世的情況來解釋古事，古人沒有金屬所製之針以前，當然也可用竹木所做的針去縫綴粗服；而且竹木針或金針也不必只為縫綴之用，也未嘗不可用作針灸醫療的工具。例如《山海經》〈東山經〉：

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③

郭璞注：

可以為砥針，治癰腫者。^④

《禮記》〈文王世子〉鄭玄注：

箴藥所勝。^⑤

同篇下文「其刑罪則纖劑」，鄭玄亦注云：

纖讀為鍼。鍼，刺也。^⑥

魏、張揖《廣雅》〈釋詁一〉也說：

抵、……鍼，刺也。^⑦

同篇又說：

刺……箴也。^⑧

王念孫《廣雅疏證》在此條下注說：

鍼、針、並與箴同。^⑨

又《文選》何晏《景福殿賦》「離朱」李善注：

《淮南子》曰：「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

箴，古針字。^⑩

𦵏、箴、鍼、針皆相同，乃是古今字，自無疑問。大約古人用樹木的刺作針，後又用竹刺、金屬作針，故分別加了草頭（指木）、竹頭、和金旁。在使用金屬之前，當亦用石針，故有砭、砭等字。

第二，更重要的，我們應了解「咸」就是古「鍼」、「箴」、「針」字。這可從諸字通用來證明。例如《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前五四九）冬，、春秋》經傳皆記載陳國有個人名「鍼宜咎」。《正義》說他是「陳鍼子八世孫」。j¹⁴《經典釋文》說：「鍼，其廉反。」j¹⁵這同一人「鍼宜咎」在《公羊傳》同年的經文裏則作「咸宜咎」。《釋文》在這裏說：「咸，本又作鍼，其廉反。」j¹⁶又這同一人名在《左傳》昭公四年（前五二八）冬卻記作「咸尹宜咎」。《釋文》云：「咸，之林反。」j¹⁷阮元《校勘記》說：

淳熙本、纂圖本、毛本「咸」作「箴」，亦非。石經、

朱本、岳本、足利本作「箴」，與《釋文》合。j¹⁸

所謂「咸（鍼）尹」，可能是官或巫醫官的名稱。還有《左傳》在定公四年（前五〇六）十一月也記有一人名「鍼尹固」。《釋文》也說：「鍼，之林反。」j¹⁹這同一人在同書哀公十六年（前四七九）則書作「箴尹固」。《釋文》在這裏也注道：「箴，之林反。」j²⁰凡此皆可證「咸」與「箴」、「箴」、「鍼」諸字古皆同用，即今語的「針」字。

第三，從古音方面說，「咸」與「箴」、「鍼」的上古音極相近似。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把「咸」與「箴」、「箴」、「鍼」同列入「臨部第三」。j²¹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重建「咸」的上古音為 g'em，箴和鍼為 tjem。j²²董同龢及周法高所注這三個字的元音則同為 əm。j²³似更合於原貌。我在上面一則裏已引用到陸德明（556-627）《經典釋文》曾把「咸」字和「鍼」字都音注為「之林反」。可見至遲在隋代或以前早就有人已知道這兩個字有時讀

音完全相同了。

第四，從字源和古義方面說，「咸」字在先秦時代有刺傷與調和兩種意義。《尚書》〈君奭〉篇：「咸劉厥敵。」^{②4}又《逸周書》〈世俘〉篇：「咸劉商王紂。」^{②5}「咸」都是刺殺之意。《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前 636）：「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鄭眾、賈逵皆訓「咸」為「和」。^{②6}這是第二種意義。這兩種意義都和古代巫醫的工作有關，即針灸和烹調。「咸」字從口，當係指刺痛時的喊聲，或係指以口嘗味或詛咒之意，「咸」也是「喊」和「誠」的古字。惟字又從戊或戈，則原義亦標示刺傷用的工具。這在拙著《古巫醫與「六詩」考》裏已有說明，此可不贅。^{②7}朱駿聲在注釋「咸」字時說：

竊謂咸者，鹹字之古文，齧也。从口从戊，會意。戊，傷也。戊戌皆為干支借義所專，遂昧本訓；而咸義又為僉同借義所奪，莫識何从。當深思而釐正之矣。^{②8}

他這話一部分很有道理，「咸」本來應有刺傷之意；不過它的初義不是「鹹」，此字《說文》訓「齧」，乃後起字，只因「咸」本是刺鍼，故齧齧之字乃從此而作。不過從這個字倒可逆推「咸」的確原有刺傷的意義。

第五，再從歷史記載方面說，巫咸的名字應該和針刺醫術有關，更是傳說中醫的創始者，我在前述拙著《古巫醫與「六詩」考》已有詳細討論。現略舉數種古代的記載於下。《山海經》〈大荒西經〉說：

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②9}

郭璞注說：「羣巫上下此山采之「藥」也。」^{③0}這看法很對，可見

巫咸是主靈山(按當即巫山)採藥。《玉海》六十三引《呂氏春秋》云：

巫咸初作醫。

原書在此句下用小字旁注說：「《世本》、《說文》同。」¹²⁰今本《說文》五篇上「平」字下云：「古者巫咸初作醫。」《太平御覽》卷七百二十一也引《世本》說：

巫咸，堯臣也，以鴻術為帝堯醫。¹²¹

郭璞《巫咸山賦序》與此說同。《韓非子》〈說林下〉說：

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拔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¹²²

這裏「巫咸」和「秦醫」並列，巫祝之術可以致人疾病也可以拔除疾病，和醫的功能相同。近人陳邦賢著《中國醫學史》，引《世本》云：

巫咸祝樹樹枯，祝鳥鳥墜。¹²³

此說《世本》，現遍查其中不見。惟《論衡》〈言毒篇〉說過：

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巫咸能

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含烈氣也。¹²⁴

皮錫瑞認為此巫咸即《尚書》〈君奭〉篇「巫咸×王家」的巫咸。但近人黃暉卻把「咸能」連讀，「謂江南諸巫，皆能此術也。」¹²⁵兩說皆可通。不過這兒恰好「巫咸」連文，聯繫到上引《韓非子》說過「巫咸善祝」看來，恐怕還是以作人名為妥。《楚辭》中本來有多處就說到「巫咸」是在南方。枚乘《七發》說：

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可及哉？¹²⁶

這也可見古人相信巫咸是神醫，而所謂「治外」，也許是暗示用針灸醫術治病罷，同篇下文提到「藥石、針刺、灸療」，石、針、灸當即指此。如果巫咸是用鍼(針)刺治病，如上文所證，他的名字「咸」又和「鍼」字可以互換，則此「咸」即指針刺醫術

的針，似乎相當明確可信。

還有，《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前662)記載魯莊公為了要毒死僖叔，便派人(成季)命他待在一位名叫「鍼巫氏」的人之住所，使一位名叫「鍼季」的人用「酖」(毒酒)毒死他。原文是：

成季使以君[魯莊公]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③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用「鍼巫」做「氏」名，「鍼巫」二字和「巫咸」二字頗相似；又「鍼季」人名上也冠上「鍼」字，他們都是巫醫。也可見「咸」字實即古針刺醫術的「針」字。

(二)「艮」有「砥」刺義

《易經》艮卦的「艮」字，由於甲骨文和金文中未發現，(唐蘭所釋甲骨文的「艮」字應是「見」字或「眼」字的右旁)又因《說文解字》誤以此字為從匕從目，致使兩千年來「艮」字的初義一直都未弄清楚。《說文》八上匕部「艮」字說：

𠂔，很也。從匕目，匕目猶目相比[比]，不相下也。《易》曰：「艮其限。」匕目為艮，匕目為真。^④

同書下「很」字云：

很，不聽從也。一曰行難也。從彳、艮聲。一口𡗗[戾之本字]也。^⑤

所謂「不聽從」，大約是「不照着意願走」的意思。所以這三個定義都和足(腳)行艱難的意思有關；與「匕」(比)和「目」卻沒有密切關係。段玉裁注「艮」字道：

很者，不聽從也；一曰，行難也；一曰，𡗗也。《易》《傳》[縱按：此引《說卦》文]曰：「艮，止也。」止可兼很三義。許不依孔子訓止者，止，下基也，足

也。孔子取其引伸之義。許說字之書，嫌云止則義不明審，故易之。此字書與說經有不同，實無二義也。

《方言》曰：艮，堅也。《釋名》曰：艮，限也。⁹¹

段氏這個注解大致很對；不過我認為「艮，止也」這訓釋不必是「取其引伸之義」，「艮」和「止」的本義應該就是「下基」或「足」。「止」是「趾」的本字，乃眾所周知，「艮」是「跟」或「根」的本字則從來似乎很少人知道，現請試申其說。

上面我已指出「很」字的意義是行走艱難，與「目」無關。隸變後的「艮」字本來相當正確，上部並非「目」字，只有小篆都寫成「目」形。其實所有從「艮」作的字幾乎都與「目」不相干，只有「眼」字和「烱」字為例外。《說文》四篇上「眼」字云：

眼，目也。从目，艮聲。⁹²

下文又列有「覲」字：

覲，目出兒也。从目，見聲。⁹³

「目出兒」很不好解，「兒」為古「貌」字，但《廣雅》〈釋詁三〉卻說：「儀、兒，見也」。朱駿聲釋「覲」字云：

覲，出目也。从目，見聲。《廣雅》〈釋詁一〉：覲，視也。⁹⁴

大約單指目則稱「眼」，「目出兒」即「看視」則為「覲」。不論如何，「眼」字右面的偏旁頗類「見」字，上面皆從「目」，只有下面相反不同而已，隸變應做，「見」字作「目」纔對。現在「眼」字右面的偏旁在小篆裏仍保存「目」形，隸楷卻都寫成了「艮」，上面並非「目」形。《說文》裏從「艮」作的字，除「眼」字和「烱」字（望火貌）外，至少還有十七個，我現在大略依其詞性及《說文》所給的定義分類列舉如下：⁹⁵

表實物者：

跟——足踵也。原作踵，段改，因許書有「踵，跟也」

一條。)

琅——石之似玉者。

根——木株也。(按下一字即云：「株木根也。」段謂：「俗語云椿。」)

鞮——車革前口鞮。

痕——胝癢也。

垠——地垠也。——口岸也。

銀——白金也。

限——阻也。——口，門楬也。

頤——頰後也。(段注：「謂近耳及耳下也。」可見「良」仍是取基趾之意)。

表動作者：

𧈧——蓄也。

狠——「豕」蓄也。(段玉裁補「豕」字，以別於人蓄。)

退——卻也。(復之古文。)

恨——怨也。(《荀子》〈成相〉篇：「後必有恨」注：悔也。)

表狀態者：

很——行難也。(三義引已見上文。)

𧈧——很戾也。

𧈧——行不正也。

狠——犬鬬聲。

𧈧——土難治也。(段玉裁及朱駿聲皆以為即古墾字。《廣雅》〈釋地〉：「墾，耕也。」許書無墾字。字亦从良。若取此義，則為動詞。)

從這所有的字看來，足尖和木椿及其引伸之義佔了最大多數。考慮到〈說卦〉訓「艮」為「止」(足趾)，我認為這應該是它的本

義。雖然小篆的「艮」皆從「目」，但有兩個字卻並不如此：

(一)「𦵏」字的右面作，其古文「退」字的右面亦相同。

(二)「𦵏」字的右面作。

這後一個「艮」字頗像足趾形，隸變後的「艮」也和這個小篆相似。因此，我以為，《說文》中只有「眼」字和「根」字的右面偏旁從「目」，其餘各字的右旁則只像足趾形。許慎是把二者相混了。即使退一步着想，認定上列這最後一小篆形圓圈中加一點或一橫的偏旁仍可能象徵「目」，至少在用作絕大部分字的偏旁造字時，所強調的已不是「目」，而是下部的尖刺物了。是足趾、足跟也好，是木根、木椿也好，都標示可刺之物。如果否定「艮」在這方面的意義，那就很難解釋那十七個字中（如加一「𦵏」字，仍不計「眼」字，就有十八個字），為甚麼至少有十三、四個都和尖刺物的意義有關。

目前我們似乎還沒有直接證據指稱「艮」字用於針刺醫術，可是通過「根」字和「抵」、「砥」字的關係，卻可以推論出這種可能性來。

上文我已引到《說文》：「跟，足踵也。」朱駿聲在「抵」字下引《史記》〈司馬相如傳〉：「躬腴抵無胫」，說「抵」是足踵也。」這意思當然是說：「跟」就是「抵」。可見「艮」和「氏」相當。再看「根」和「抵」二字，意義也相通。《說文》：

抵，木根也。從木，氏聲。^④

段玉裁注：

《道德經》：「深其根，固其抵，長生久視之道。」韓非〈解老〉曰：「樹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書之所謂「抵」也。抵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按直者曰直根，橫者曰曼根。「抵」，或借「蒂」字為之，又借「氏」字為之。〈節南山〉